【行走笔记】

走近海浮山人

□张维明

前段时间，约友人同游临朐冶源老龙湾。

金秋时节的老龙湾，泉水格外清，竹林格外绿，鸟儿的鸣唱仿佛也格外清脆嘹亮……新建的居民休闲公园、戏楼、文化长廊等，让景区的内涵更加丰富，但我们无暇他顾，直奔前几年新建、我还没有参观过的冯惟敏纪念馆。

冯惟敏(1511—1578)，字汝行，号海浮，又号石门，自称海浮山人，明代著名散曲作家，临朐冶源人。冯惟敏幼时聪颖异常，少年时足迹便踏遍五岳，南入黔，北渡辽，广见多识，博学多才。27岁时乡试中举，但此后屡试不第，直到52岁第九次赴京会试，仍名落孙山。随后，在吏部举行的谒选中，被授官涞水知县。十年宦海沉浮，南北三迁，从涞水知县改任镇江府学教授，后又升任保定府通判。1571年末，改任鲁王府审理，辞免未赴任。此后，冯惟敏归隐冶源海浮山下，于老龙湾畔建“即江南”亭，致力著述，颐养以终。

据曹立会主编《冯惟敏年谱》统计，冯惟敏一生创文赋179篇、诗词465首、散曲583套(首)、杂剧2部。特别是他的散曲《海浮山堂词稿》4卷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使其享有“曲中辛弃疾”“明代散曲第一作手”之赞誉。

几年前，冯惟敏纪念馆在其旧居落成，这不仅是对一代著名作家的最好纪念，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历史文化传承。纪念馆坐落在老龙湾北岸，明式江南风格，两进院落，西有竹林环拥，东有长廊逶迤，前有平坦广场。广场之南，是波光潋滟的湖面。抬眼远望，便是青幽幽的海浮山。冶源人过去爱贴在大门上的对联“浮山不墨千秋画，冶水无弦万古琴”，指的就是眼前这画面吧？

在门厅前拍照留念，品评了一番当地书法家冯恩亮书写的《冯惟敏纪念馆》匾额，再读大门楹联，“飞电流云绝潇洒，名章俊笔纷交衡”，系集古人诗句，由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冯溥题书。迈进前厅，见门两侧是冯益汉先生撰写的楹联：“骈邑冯门十进士，明朝散曲第一人”。入室，迎面是冯惟敏的半身铜像。玻璃橱中展有清代《冶源图》复制品以及冯氏家谱等资料。墙壁的展板上，有冯惟敏年谱及冯惟敏家族谱系图，重点介绍冯惟敏和其父冯裕及兄弟冯惟建、冯惟重、冯惟讷的生平事迹。

临朐冯氏家族为明清时期当地望族，明正德至清康熙年间，自冯裕考取进士始，冯氏家族六代中就有9名进士、5位举人，其中8人正史有传。他们既做官，又行文，皆有诗文传世，被誉为“文学世家”。清代王士祯有言：“二百年来，海岱间推世学者，必首临朐冯氏。”冯惟敏在其家族中，仅是举人出身，官做得也不大，文学成就却是出类拔萃。如果说冯氏文学世家是群山，冯惟敏就是这群山中的高峰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长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”过去我总觉得有点夸大其词，此时此地，倒感觉此言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后厅为两层楼，一楼展示的是冯氏的家风家训及冯氏家族的廉洁故事。冯裕“三无负”祖训为：“希宠者负君，媚人者负己，谋身者负人。平生盖三无负矣！”冯惟敏的家训是：“一毫不染是根基，毕竟须思未仕时。但有微官叨豢养，总然薄禄胜盐齑。俸薪以外皆贪墨，门第无私即政规。家世相传清白吏，一毫不染是根基。”冯惟敏在家训中一再强调的是做官要“一毫不染”。正是由于家风家训的传承，冯氏后人才有引以为傲的“冯门十进士无一贪吏，世代万文人有百著书”。

二楼展示的是冯惟敏的文学成就。展室的橱柜里不仅展览着冯惟敏的一些著作，还有研究其著述的专著、期刊论文、高校学刊论文等。多年来，我不仅喜欢读冯惟敏的散曲、诗文，还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有关冯惟敏的文章。当代学者、专家大都对他的作品尤其是散曲给予高度评价，说他的散曲上承元代前期散曲作家的优良传统，充分发挥了北曲豪爽奔放的特色，语言通俗，气韵生动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一反前人大都只是写景言情、往来赠答、吊古伤今、谈禅咏物的路子，把反映民生疾苦、揭露社会弊端等内容写入散曲中，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散曲的生命力。

在我所见的诸多评论中，感觉著名诗词曲研究家郑骞先生对冯惟敏散曲的评价见解独到。他在《冯惟敏与散曲的将来》一文中说：“有了冯惟敏，散曲这种文体方才从末技小道走上了高尚雅正一途……于是，截止到目前，冯惟敏的散曲遂成了虽不见得前无古人却是后无来者的作品。”

在馆内流连半日，杂念涤荡，如沐春风。步出展馆，与友人徜徉于老龙湾畔，看波光荡漾，数只水鸟浮沉水面；三三两两游人，从容漫步于绿树翠竹之间；铸剑池、濯马潭，善息泉、万宝泉等数泉喷注，日夜不息；江南亭、清漪亭、小蓬壶、白龙行宫和碑碣刻石，静静点缀在湖水、竹林、树丛中；湖水出口闸门处水流形成小瀑布，哗哗作响……不由想起冯惟敏《桂枝香·冶源大十景》中开头的一段：“乾坤清气，林泉佳致，恍疑似方丈蓬壶，端的是洞天福地。暖溶溶玉池，暖溶溶玉池，源头活水，珍珠乱撒，一片琉璃。海上三山秀，人间万古奇。”

这方山水，养育、成就了冯惟敏及一方人物；因为有了冯惟敏，这方山水更有了不一般的精气神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诗意节令】

红叶烂漫扮霜降

□戴永夏

霜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，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一般在10月23日前后交节。霜降以后，冷空气南下频繁，气温骤降，昼夜温差大，深秋景象明显。

元代人吴澄在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一书中将霜降十五天分为三候：一候豺乃祭兽；二候草木黄落；三候蛰虫咸俯。意思是说，霜降时节，豺狼等动物将捕获的猎物先陈列，然后再食用；经霜打后，小草枯萎，树叶变黄并随风飘落；蛰虫开始不动不食，进入冬眠状态。

霜降的一个主要标志，就是“霜始降”，露水凝结成白霜。在霜的威力下，草木凋零，树叶飘落，农作物停止生长。不过，霜也有“温暖”的一面，它能让被它打过的瓜果蔬菜更加甜美可口。早在西汉，氾胜之便在农学著作《氾胜之书》中说过：“芸薹(萝卜)足霜乃收，不足霜即涩。”农谚也说：“霜打的蔬菜分外甜。”北方人钟爱的大白菜，南方人青睐的小油菜、莴笋、菜苔等蔬菜，经霜打后不但口感更好，而且容易煮烂。水果也是如此，尤其是柿子，未经霜打的柿子又硬又涩，难以下咽；霜打以后，柿子变得又软又甜、味美可口。正因如此，霜降吃柿子的习俗便应运而生。在我国的许多地方，霜降时节要吃红柿子。在当地人看来，这样不仅能御寒保暖，还能强筋壮骨，有益健康。

除了吃柿子，霜降的另一重要习俗就是赏红叶。霜降时节，霜染大地，演化出别样的深秋景色。霜又挥动神秘的巨笔，把枫树、黄栌等树木的叶子染红，绘出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的大美景象。于是，每到此时，人们成群结队地登山观赏红叶，便成为一件盛事。每到北风送寒、万木霜天之时，又到赏红叶的大好时节，济南南山的红叶谷中，数千亩红叶凌霜斗寒，艳丽如丹，映红了蜿蜒的沟壑，染赤了绵绵群山。远看，像随风飘浮的彤云；近看，似熊熊燃烧的火焰……如此美丽壮观的景象，是上苍赐给济南的无价之宝，它使济南的妩媚融进了火辣，婉约增添了豪放。历史上济南的红叶就很有名，而济南人也把赏红叶当作一大盛事。每到深秋时，到南山赏红叶的人便如潮涌，络绎不绝。

红叶的艳美，令许多诗人为之倾倒，写出了不少名诗佳句。如“寒山十月旦，霜叶一时新。似烧非因火，如花不待春。”(白居易《和杜录事题红叶》)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(刘禹锡《秋词二首》)“劳歌一曲解行舟，红叶青山水急流。”(许浑《谢亭送别》)“春山何似秋山好，红叶青山锁白云。”(文徵明《题画》)而最为著名的，是唐代诗人杜牧的《山行》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诗人用生花之笔，描绘出了霜降时节红叶烂漫的壮丽景观，看了令人心醉，也把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这千古名句牢牢地刻在心中。

霜降时节又是菊花盛开的时候，此时登山赏菊，也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雅事。因此，我国许多地方都有霜降举行菊花会、饮酒赏菊的习俗。过去在泉城济南，每到霜降时，千佛山等山上到处都盛开着烂漫的山菊花，前来登山赏菊的人络绎不绝。人们站在“赏菊岩”上赏过菊花后，便三五成群，呼朋唤友，在山坡上席地而坐，喝着自带的菊花酒，品尝着炸菊花、菊花火锅等美味佳肴，真是其乐无穷。正如清代诗人朱照在《重阳节同人挈酒历山登高诗》中写的那样：“闲招三两友，把酒醉南山。静喜高松下，香偎野菊间。石棱秋有骨，苔点雨留斑。磴道归来晚，空罍挈月还。”短短几句诗，便把人们偕友登高、赏菊饮酒、一醉方休、伴月而归的欢乐情景生动地写了出来，让人读了回味无穷。

(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)

【岁月留痕】

瓜子是个好东西

□杨立宇

瓜子是瓜子，瓜子儿是瓜子儿，两者连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。我所说的瓜子，是腌制的块状咸菜，比如腌萝卜、腌芥根，在我老家称为“咸菜瓜子”，简称“瓜子”(此处“子”为轻声)。而瓜子儿，则是嗑着玩、消遣的，属于干果的一种。有一年去江南，在一家酒店吃饭，一个同事嫌菜淡，问服务员有没有瓜子，服务员说有，转身端上一盘瓜子儿来。

我们家乡的孩子，都是吃着瓜子长大的。

秋后，父亲从集上买回一推车萝卜，洗净后投入瓮中，一层萝卜、一层粗盐，末了加进两桶凉开水，最后盖上盖子，压一块砖头。一个多月后，萝卜塌下去两拃多，辣味已无，一头青绿、一头雪白，咸丝丝的，清脆爽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瓜子的颜色越来越深，白的一头不白了，青的一头不青了，通体褐色，皱皱巴巴。

一瓮瓜子吃一年。那时，家家都有瓜子瓮，家家秋后腌瓜子。判断一户人家的大小，外看麦草垛，麦草垛高大，人口就多；内看瓜子瓮，瓜子瓮又高又粗的，人口就多。如果瓜子瓮比坛子大不了多少，这户八成人口少。瓜子瓮长年累月蹲在北屋窗户根下，出门伸手就能拿得到。

女人们料理着一家人的生活，对瓜子瓮的感情最深。婶子大娘们常笑呵呵地说：大人脸，孩子腚，冻不烂的瓜子瓮。瓜子瓮一年到头放在屋外，夏天风吹日晒，冬日天寒地冻，可就是晒不破、冻不烂。

农家冬天就靠瓜子下饭。晌午熬一锅白菜豆腐，就是改善生活的好饭食，而一早一晚，则是窝头、面汤、瓜子。生活讲究的人家，将瓜子切成细条，拌上熟豆油或棉油，香气扑鼻。更讲究的，打上一个鸡蛋，然后上锅蒸。瓜子蒸熟了，上面盖着薄薄一层鸡蛋黄，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不讲究的人家，横着切下一块就吃，有的甚至从瓜子瓮里拎出来直接下嘴啃。

读了三年初中，吃了三年瓜子，一周两瓶。周日下午到校，带一瓶；周三下午回家取干粮，再带一瓶。带到学校吃的瓜子比家人吃的讲究一些，起码要上锅炒一下，油水大，有的还往里放鸡蛋。谁的瓜子好，谁的最先吃光。一开饭，大家拿着明晃晃的小钢勺到处乱转，见谁的瓜子油水多，一哄而上，瓜子顷刻见底。一个吃完，再吃第二个。留到最后吃的，肯定是最差的。

吃了半辈子瓜子，一直没吃够。再丰盛的宴席，吃着吃着，还是想找瓜子吃。常去的一家菜馆，有一道菜，薄面饼卷瓜子条，咸丝丝、面嘟嘟、辣齁齁的，很带劲。我的好友董校长，擅做瓜子鱼，把半拃长的鲫鱼投进瓜子瓮，腌透后上锅文火细炖，十分过瘾。

吃瓜子吃出一身瓜子味，淌在血液里，渗进骨髓里，由里向外散发，怎么也去不掉。而冻不烂的瓜子瓮，隔三差五便出现在我梦中。

(作者为史志工作者、东营市作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)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